

王振纲 著

秋水长天

子集

五律七绝

日集

好事近 少年游

西江月

临江仙

鹊桥仙

蝶恋花

念奴娇

摸鱼儿

忆少年

满庭芳

西窗烛

拟古

桃源忆故人

高阳台

齐天乐

寅集

春联

贺联

寿联

挽联

王振纲 著

秋水长天

子集

五律七绝

日集

好事近 少年游

西江月

临江仙

鹊桥仙

蝶恋花

念奴娇

摸鱼儿

忆少年

满庭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水长天/王振纲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10
(时代作家丛书)

ISBN 978-75059-5865-4

I.秋… II.王… III.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IV.I2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325680 号

书 名 秋水长天

作 者 王振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印 刷 北京召心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01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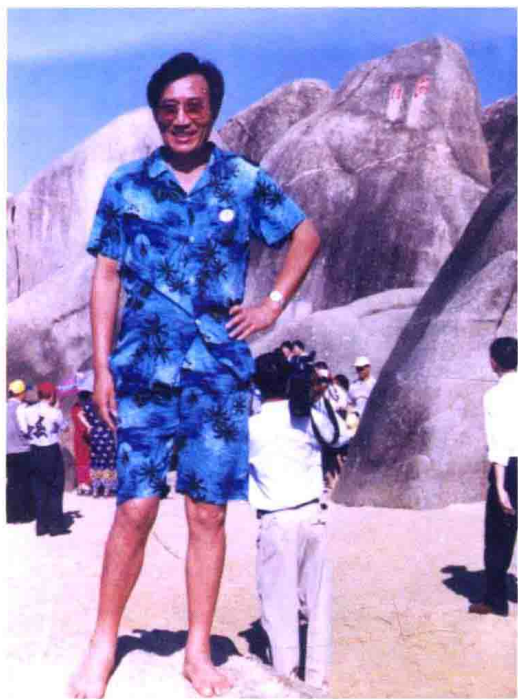
印 张 4 印张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865-4

定 价 15.80 元



2001年11月,我曾转到背后刻有“天涯”、“海角”的巨石阵右侧观察过:沙滩透迤,不见尽头。“天涯海角”名不副实,不过文人作秀而已。



成都杜甫草堂,到这里有一种朝圣的心情



2006年5月在云岗石窟。奉佛人物穷尽心智财力的创造令人叹为观止,也有些匪夷所思。



2001年12月在桂林地区一个苗寨傻乎乎地被红绳套住,拉去当了新郎。从相遇到接受新娘赠物、拜天地直到入洞房,新郎掏了38元票子,媳妇娶的挺便宜。



1996年9月在妙香山国际友谊陈列馆,作为丹东市友好访问团团长的待遇是拉开陈列馆厚重的铜铸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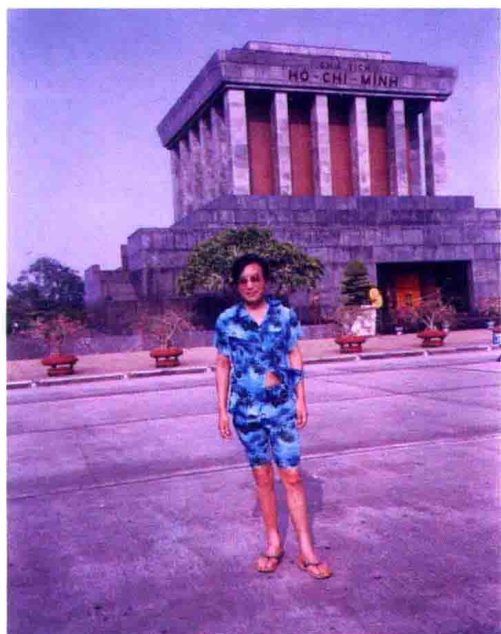
2005年9月30日在日本横浜中华街外,中华街牌坊所悬横标为:“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海外存知己。2002年7月14日与学生萧长波相会于日本东京，身后是皇宫一角和护城河。



2002年7月一家三口(身旁为妻子王萍、女儿王笱)应邀在别府市上月敬一郎先生经营之宾馆下榻。身后为宾馆所属之“鬼山地獄”。“地狱”是温泉之别称。



2006年12月在河内,背后是胡志明陵。高处不胜寒。用石匣子封闭起来,有违这位伟人遗嘱中的意愿。



1992年5月3日,台湾诗坛领袖何咄(前排左四)携娇妻(前左三)幼女第二次到丹东。何先生右侧为吴士文先生(左五)、刘继才教授(左六)。



2006年初秋在上海虹口参观鲁迅纪念馆。鲁迅是我终生崇拜的文豪



2007年5月在巴黎协和广场。此处原称“革命广场”，法国大革命时期曾为杀人场，数百名达官贵族人头落地。



日本人受儒教影响，“慎终追远”，留给祖先很大空间、很多敬畏。2005年9月第三次访日时参观大分县别府市奥平神社。再游东京时，我倒想进到靖国神社看看。



2005年5月在丹东，日本大分县美术振兴会会长、书法名家西村春斋先生向作者赠送所题“大道无形”横幅。



2007年8月6日下午在平壤万寿台金日成广场。作者第四次访朝。



1997年12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坐在这里有点“僭越”,因为此处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办公室。

前 言

——我的诗歌创作及其他

《秋水长天》收录了我的旧体诗和对联作品。其中诗 56 首,词 45 首,对联 63 副。诗的上限 1975 年 8 月,下限为 2007 年 10 月,词和联的写作时间在两者之间。

要谈写诗,大约可追溯到 50 年前。1958 年,也就是大跃进时代,中国差不多人人写诗,称为全民诗歌运动。那时,我刚刚考入辽宁省安东县第二初级中学(现称东港市第二中学),校园内的粉壁上写满了诗,大都是那种“战天斗地志气高”、“端起巢湖当水瓢”之类的豪言壮语,其中有我的 7 首,形式是那种类似绝句的准格律体或曰民歌体,至于具体内容则早已不记得了。

1961 年夏,全学年 4 个毕业班制作了一个像册送给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威——校党支部书记王殿松,扉页上是我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我的初中同学(后来也是高中同学)、现在沈阳铝材厂的刘锡章去年夏天回乡与高中同学在金大路生态园聚会时还能背出,而我自己也已不记得了。

1961 至 1964 年,我在安东县孤山中学(现称东港市第

秋水长天

一中学)读高中。孤山中学当时名气很大,教师水平堪称一流,校牌和校徽上的校名是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字。我那时也写诗,但更有名的是文章。其标志,一是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奖,再是经常在学校壁报上写文章,一篇题为《湘江畔的钟声》的散文,自己曾得意多时。现在想来题目似乎跟毛泽东相关,但忘记了题目是怎么来的,今天已想不出湘江与钟声之间有何关联。前几年,一位同学找出了一首毕业时我的赠诗,看上去十分陌生,如果不是有笔迹在,我会拒绝承认著作权。

本来,1964年7月高中毕业时,我已有了一本诗集,题目忘记是跟谁学的,很浪气,或者说是带着年轻人的稚气,叫《生活的浪花》,上面有自己创作的50多首诗词。到辽大后,为期一个月的入学教育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收听“批判中文系六四届反动学生王锦大会”实况录音;再是参观“外语系反动学生赵太儒言行展览”。后者展出了赵太儒的10多本日记,其中就有旧体诗作。如此沉重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于是我撕毁了那本诗集,怕“浪花”被人诬为兴风作浪,尽管里面没有任何一首诗跟政治相关。十多年后,王锦、赵太儒因为被认定并非“反动学生”而平反、安排了工作,但我的诗集却无法复原了。

高中一年级时,从同学张世俊手中见到了《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由此诱发了对词的喜爱。1961年至今46年,汇成了本集中的45首词,说来惭愧,平均每年一首而已。我写诗始于初中而填词始于高中,但本集中最早的词《西江月·又逢重五》写于1986年,比最早的诗晚了11年。其实,此前我也填过词,至少大学毕业时给同寝室的曹云海写过一首《贺新郎》,但那时我已没有什么诗集,随写随弃,到今天忘得也只剩下词牌了。

现在可以总结说,我先写诗、后填词,诗略多于词;诗中

绝句多于律诗。近年来对词的偏爱胜于诗,大概所谓喜新厌旧吧。

我主张诗词不可多写,尤其不可无病呻吟。没有题目,则一定不写;有了题目,也未必去写。本集中的作品不可能都是精品,但写作时当有精品意识,这无论对任何人都是必要的。

我偶尔也写新诗。比较起来,我的旧体诗多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新诗是给多数人看的,新诗多是为实际需要而写。第一个教师节时,写过一首题为《假如……》的朗诵诗,此外如香港回归、毛泽东诞生 100 周年、人民政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以及进入新千年等重大历史时刻或重大节庆日,都写过朗诵诗,总数有十多首,都是长诗。这些诗都在大型庆祝或纪念晚会上由演员朋友朗诵、其中部分后来也在报刊上发表过。前些天,丹东市公安局张成英副局长还回忆起 1995 年辽宁特大洪灾结束后我率丹东民进慰问慰问在辽河、太子河洪水泛滥时救灾、抢险立功的舟桥团官兵时所写的朗诵诗。当时,听着朗诵,参加抢险、救灾的官兵和在演出现场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张成英时任该团政委,也是抗洪勇士。

我的诗词,大多发表在《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上;《西窗烛·辽大中文六九届同学聚会》写于 1989 年 8 月辽大中文系六九年级毕业 20 周年同学聚会时,被同年级同学、时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的崔中文拿去发表了;咏黄河的《鹊桥仙·经风陵渡过潼关》、《西江月·黄河古道》两首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并被刻在郑州黄河碑林里。再有就是收在《辽海诗词》及辑录丹东诗人旧体诗作的《春江吟》、《夏江行》和《秋江赋》中。另外,还有一首七绝、两阙词和十几副对联使我成了万元户。本来,这些诗、词、联写作之初并未想到卖钱,不过是应朋友辗转之请而帮忙。但结果是,相关的企

长天

业家很客气,我也就因担心却之不恭而有愧受之了。

倘若宕开一点说,凭诗我也结识了不少朋友,特别是一些长者。原在丹东师专后到大连任教的孟宪刚教授以名士派、才子气面世,1983年秋辽宁省唐代文学学会在丹东召开年会时,我曾在鸭绿江饭店见过他出口成诗。孟教授用“冒乱前人”来概括对我的两首咏黄河词的印象。以下特别想说的是与台湾诗人何忞的交往。

何忞,字南史,1925年生于长沙,幼承庭训,八岁能诗,有神童之誉,后为台湾诗坛领袖。自1990始二十余次回大陆,足迹遍及30个省市自治区。何忞先生曾三游丹东,作为丹东市诗词学会会长我三主接待。他赠过诗,我回过诗;他写过很多信,我却一封也未回复,因为虽然我能认定凭诗才诗作何忞先生是台湾最具影响的诗人,但我对作为政治家——台湾监察院终身顾问的他的政治背景不甚了然,不愿孟浪而为。他曾邀我1996年4月赴台参加诗人大会,可惜他在当年2月重游杭州时因脑溢血而逝,所以我写了回忆文章《何忞先生印象》和《摸鱼儿·悼何忞先生》。《秋水长天》中相关作品记录了我与南史先生作为诗友的交往。

我的所有对联,都是实用对联,这只要看看63副联所分属的7个部分的标题就可以了。《秋水长天》编辑之初,不含对联,有的朋友记起了每年市政协大厅的春联,也有的记起了悬挂于市殡仪馆吊唁大厅的白纸黑字的巨幅挽联。在吊唁厅那个特殊的情境中,到场的人都与逝者有某种关系,挽联给了他们特殊的触动和刺激,留下了深刻印象。朋友们的提议,使本集中增添了对联部分,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秋水长天》既然是诗词联选稿,则其中作品当然遵循相应格律、规则,在本集编辑过程中又按格律对作品作了校对,譬如诗的部分,其中除已有“拗救”等补救外,只剩有一两处因不想以词害意而未作调整。至于用韵则一律依现代

汉语音韵,其中观点我在发表于《鸭绿江晚报》的《诗词创作与平水韵》及辑录丹东诗人旧体诗作的第三本诗集《秋江赋》前言中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展开议论了。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了记忆中尘封多年的往事。我1964年9月1日入学,本应在1969年8月毕业,但因为“文革”,六九届在学校多待了一年,跟七零届同时离校。1969年底至1970年初,辽大整体搬迁在北镇县(现称北宁市)高山子劳改农场,整天不是劳动就是搞“斗批改”,讲究突出政治。1970年四五月间,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8周年,中文系搞了几项活动,我记得起来的有三项:

第一项是“工农兵大批判组”写一系列文章,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当时辽大有沈阳炮兵司令部的“军宣队”、沈阳冶炼厂的“工宣队”,到高山子后又增加了北镇县清堆子公社的“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所以成立了“工农兵大批判组”(其中当然也有学生)。

第二项是系文艺队排练一台节目。

第三项是集体创作一首长诗,歌颂“讲话”发表28年来文艺战线的巨大成就。

参加长诗创作的共有一个教师三个学生。教师是年轻教师杜毅伯,有才子之名,武汉大学研究生,那时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学生是我和七零届的洪凤桐、刘卓。分工是:我的序诗,杜老师的结尾,洪、刘的次序我不记得了。毕业时,系里决定参加长诗创作的三个学生留校,鉴于当时正处于“文革”状态之下,环境恶劣,我不愿留在辽大这样的政治漩涡中,于是通过担任校革命委会副主任的同班同学李连发找了军代表袁舜时,最后回到家乡丹东。杜老师已经作古,与后来留在中文系的刘卓好象只在1998年9月15日辽大

秋
长
天

四十年校庆时见过一面，惟独与洪凤桐近些年来经常见面。洪凤桐在辽大工作多年后调出，所以经常见面，一是因为都是省政协委员，有六七年的时间里全委会时编在同一讨论组；再是都是省政协常委，每年至少有四次常委会；三是都在民主党派机关工作，洪在民盟辽宁省委担任驻会副主委。洪的文才、口才当得起“才华横溢”的评语，与在校时相比，虽然不写诗了，但不曾失却诗人的本色。

最后，回到诗歌创作上来。我主张诗人不妨风花雪月、爱恨生死，应远离政治，政治是政治家而非诗人的事。近20年中的创作中我始终恪守这一条。可以作为我的这一主张的证据的，一是在为朋友吕圣辉的旧体诗集《岁月留痕》所写的序言中谈过，再是编辑《夏江行》时，诗人、市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林中兴有4首诗关涉政治，我特意约他谈编辑思想，中兴欣然作了调换。

似乎还应该说，说写旧体诗远离政治，是环境使然。因为自1987年4月到市政协、1990年初到民进丹东市委工作后，我已成为职业政治工作者，涉及政治时要严肃、谨慎；但实际上我的新诗却完全没有离开政治，或者说是完全从属于政治，这恰恰又是因为我的职业、事业是政治的缘故。说起来也真是颇有意味，或者叫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其他种种，不想多说了。诗人以作品面对读者，《秋水长天》已在面前，诸位请了！

王振纲

2007年10月